

野叟曝言

五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天字卷之五

第二十四回

了曩憐月貌漏洩機關

公子觀花容安排坑塹

原來石氏與璇姑自成化三年五月初五日夜裏搬到皮匠張老實家中
到初八日劉大往吳江尋覓素臣商議等了十多日不特素臣不到杭州
連劉大也如石沉大海杳無音信石氏姑嫂甚是着急每日央著張老實
去求神起數拆字占龜也有說爲事擔擱也有說因病淹留也有說就有
信息也有說出月回來紛紛雜雜把兩人早鶻突突的哄過了一個多月
到後來率性不去占卜了納著頭鎮日你看我我看你如泥塑一般出神

呆想到了七月十五這一日老實作饗了祖先備下一桌素飯請石氏姑嫂過節老實的妻子張媽道我們同宅住房的人惟有你我男女俱無成年沒有喜事酒杯的兒也沒給他們看見他們家裏時常娶親嫁女送禮行盤都請你我去喫過喜酒如今這一席雖是素菜却也好看劉家姑嫂兩個因大叔沒信終日愁悶茶飯都是懶喫此時天氣又熱剩下來可
不白枉掉了我的主意要把這三四家隣舍請來坐坐一來還了他們的
禮二來講講說說替姑嫂兩箇散一散心你道好麼四字活肖老實連連點頭
說你這主意最好張媽就連忙走過間壁把這些隣舍無非是趙大錢二
孫三李四的妻子無非是極妙非必於捏造實無暇考究此等人姓名固無不可作趙大錢二孫三李四觀也強拉了
過來一面私向石氏姑嫂說道原是專爲你兩人買這點子素菜到是他

說你們終日愁悶該請幾位隣舍來替你說些閒話散散心

寫張媽並非一味呆實故

有後文許多劃算

石氏璇姑心頭有事那裏耐煩當不得這張媽死推活扯只得

走將出來與眾人相見那四個隣婦裏面算是錢二的妻子有錢李四的

妻子有嘴便是李四嫂先開口道阿叻再不曉得大姑娘家裏藏着兩位

天生的美人

天生二字便佳

早些給個信兒叫做嬌子的早瞧一眼兒也是大娘

的陰隲

開口便有機鋒爲後文嚆矢

石氏道大娘休得取笑那錢二嫂便道真箇好標

致人兒賽過裏邊這些姨娘姐姐就是我那單家表妹

伏筆靈妙兼見與裏邊有親開口便

說出來也也沒這等身分李四嫂說的一點子也不錯哩石氏璇姑有事在心

懶懶的遜了幾句衆隣婦坐上了席一面喫酒一面說話嘈嘈雜雜的正

是興頭忽見門外一箇眉清目秀紮着雙了髻的一箇小孩子朝着屋裏

嘻嘻的只自笑

如此入筆何等靈活此忽見係璇姑緣石氏於後文剔清若衆人則一見卽知不必繪寫眉目了鬢矣

只聽

李四嫂啣的一聲

摹神之筆此只聽亦係璇姑至直立起來則聽而更見矣

直立起來道大姐連日怎

的惱着這會子好風也吹了仙人下凡哩這又不是我家說不得貴人不

踏賤地屋裏有兩箇美人你可瞧一瞧兒怎的就不進去呢

看下文只說此話時已在

拖扯故不云進來而云進去

石氏聽說向門外一望只見雪白一個臉兒在門縫裏瞧

着璇姑

璇姑看小孩春紅看璇姑石氏看春紅之看璇姑妙

李四嫂早已跑到門外一把拖住說道

我白磨破了嘴唇皮怎的聲也不回我一句兒那姐兒總不言語只是搖

着頭迷迷的笑

全是化境

慌得衆婦女都趕出去張媽推背錢二嫂拉手別的

幫着扯勸李四嫂便抱起小孩與他親着嘴兒說道貴哥兒可要豆豉餅

喫那姐兒方始進門

驕貴之狀已見

石氏璇姑只得站起身來

寫石氏璇姑骨氣

大家厮

見老實連忙送出一付杯箸又向錢二嫂家借過一張竹椅方纔坐定錢

二嫂先向石氏說道

有四嫂欲說而錢二嫂搶先之意

這位大姐叫春紅姐是大奶奶房

裏第一位得用的姐姐

嚇殺石氏

柴房米房銀庫錢房是處的鑰匙都是他掌

管大戩的銀子都托他稱使各處的帳目都靠他查算

錢二嫂所說俱係錢財是有錢之言

李四嫂接過說道

有錢二嫂未畢而李四嫂接口竟說之意

這貴哥兒是大奶奶親生的公子

又吃嚇煞

別的人誰敢近他只托這大姐照料一家大大小小裏裏外外誰不

奉承這大姐誰敢在他跟前咳一個嗽兒我這大姐

更呼大姐妙

又且生得好

性格兒

人怕便難親近故又須好性格兒

每日歡天喜地待着我們重話也不肯說一句

兒我這大姐

連呼大姐妙

做得一手好針線就是裏面姨娘們一個賽一個的

好花繡都比他不上還寫得一筆好字看得一肚好書打得一手好算盤

猜得一口好燈謎

凡謎皆燈謎

知機着竅見景生情與大爺大奶奶就似合穿

着袴兒相好到沒開交兒

李四嫂所說俱係作用是有嘴之言

張媽道嬌子們只顧說著話

也替我勸大姐喫杯酒兒李四嫂笑道我只見着他心裏就喜歡把酒都

忘記了大姐你可乾了那一杯我好來斟大姐

復叫大姐妙

那春紅待說不說

的道

驕貴之態

我實是喫不得這幾日不知怎麼心裏煩茶飯都懶待喫裏頭

作饗我只呷了一杯酒是樣都給小蓮喫了

先出名妙

這兩位是那裏人幾時

來的生得好模樣兒這位更是齊整像還沒出門哩我常在這門口過怎通不見一些影兒李四嫂道這位劉大娘是張大娘的嬌子這位璇姑娘是張大娘的姑娘還是個閨女哩他兩位來得久了因心裏有事總沒出房張大娘又是古執的人我們也沒敢來聒噪今日大家都有節事却被

張大娘請得認真纔來擾他纔得見這般美人劉大娘方纔還說我取笑哩如今連大姐也稱贊可知是真的了你還沒有知道哩就是上等畫的人兒他也不肯輕易說他一聲好他說好時誰敢再說箇不好這就是瞎眼婆子只好打入孤老院去了

果是有嘴爲下文嚆矢

李四嫂正在嘈雜只見一個小

丫鬟跑得氣喘吁吁的往門裏一張喊道大姐原來在這裏我那一處不

尋到快些進去罷大爺要你去哩快些罷大姐好大姐春紅曦的啐了一

聲氣

一氣字寫春紅驕貴盡情

你看這個樣兒可是反了兵馬渡過江來嗎也沒這個

樣兒那丫鬟揩拭著臉上唾沫道那裏是反了兵馬

好憨話妙極

是大爺等着

出門說是天熱要換單衫袍子哩你只是坐着不肯去春紅道你先去罷

不要裝那腔兒你說我也進來了

驕貴如畫

那小丫鬟如何敢去春紅道我還

要問問這位姑娘的話兒你哭喪着臉兒怎的

補畫得法

你可也瞧過這樣好

美人兒那丫鬟真個仰着面把璇姑孜孜的呆看

筆妙入神活活繪出小丫鬟并顯出璇姑之美

也慌得張媽沒做理會只得勸道大姐不是我不會做人大爺的性子好

不利害你又不肯喫點子東西你和哥兒進去一進去停會再和我家璇

姑娘攀話罷春紅笑道

笑張媽之呆嘮

這倒也不怕他他有性子便怎的人在牆

門裏坐坐怕跑了街上去出着他的醜嗎

連下他字儼以妻妾自居

李四嫂笑將起來

道好大姐你這般玉人兒你只不肯上街你還說是出醜麼那些大官府

家的太太奶奶都不敢見人了張大娘你是不知道他大爺的性子利害

可知這大姐的性子尊貴多哩

加一倍奉承

他見我們以下人兒他倒和氣肯

下意兒和哄著說笑

回護前好性格兒句

他大爺容易要他一個笑臉兒倒是難哩

更加一倍他也是與這大姑娘有緣一見面就要與他敘個情兒等閒大鄉紳

家姨娘小姐他還不肯和他甜甜的說句話哩四嫂正在奉承只見外面

又跑進一箇丫鬟來驀地看見璇姑呆了一呆靈妙之筆便罵着那小丫鬟道

呆者寫璇姑之美也便罵者寫丫鬟之急有你這丫頭大爺那樣發急你還在這裏聽說閒話

快進去捱馬鞭子罷小丫鬟慌得哭起來道我什麼不催大姐總不動身

春紅斜睨了一眼道就總推在我身上我自愛說幾句閒話兒玉梅妹那

單衫袍子摺在裏間第七隻箱子上描金皮箱裏你也在房裏的須不比

小連喫飯還不知飢飽什麼就不記得了總要支使着我連怪玉梅驕貴可掬那玉

梅忙陪着笑臉道好大姐是我說錯了此陪說閒話我也知道只是沒有鑰匙

此辯非支使大姐你不進去也罷言無奈你何也却只苦了小連省了他一頓鞭子罷

玉梅亦善於辭說而
春紅之驕貴已盡
春紅懶懶的立起身來抱過貴哥兒細道也罷我進

去了再來畫煞春紅豈知其再
不來乎奇極妙極玉梅小蓮歡天喜地簇擁而去正是

積寵成驕 積驕成貴 處士盜名 鄙夫竊位罵得
刻酷

春紅等剛跨進房連公子便把小蓮劈面一掌被春紅用手一隔說道做

什麼便打他大奶奶道春紅你也忒沒要緊小蓮來尋你你也就進來罷

了春紅笑道哥兒要往大衙裏頑去走到張老實家門口只見裏邊兩個

女人生得好模樣兒一個年紀小些的更是齊整我心裏愛他話剛
起頭那大

奶奶聽了春紅一眼道你快去尋紗衣罷有許多閒話靈春紅噉了一聲

活繪春紅慌忙放下貴哥細自向後房去了這公子就如熱石頭螞蟻在房裏

團團的只顧打旋世人那得
知其故春紅擎着紗袍出來笑道好性急的爺只今

日是好日嗎那公子不及回言披衣而去大奶奶埋冤春紅道你這張嘴生來是這樣廠的我可也掩得你住你看大爺聽着你說話喜得他那樣兒那一道魂靈兒已飛了出去了你見他打旋你說是爲出門去這樣性急我倒猜着他要到張老實家去會那好模樣的人兒你就天生這張好廠嘴兒也

大奶奶全身活現不止一斑

這幾句話把春紅更說呆了懊悔不迭道我怎

生這一張廠嘴兒

廠嘴三見創巨痛深

總爲那一個生得可愛把心就昏了

出色寫璇姑之

美所謂妬女猶憐也

大奶奶我看那個女子相貌端莊性氣高傲

春紅頗有眼力

不是容易

上鈎的魚兒大奶奶道你到說得好風涼話兒你大爺的鬼見識兒還是數得出來的麼更有那攀着臂撮著屁梯已的人兒

伏筆靈妙

你不肯上鈎他

就沒有大大的網兒攔着河來撒你的嗎春紅道大爺真個把網撒下去

春紅挈着大奶奶把磚兒瓦兒瓶兒罐兒雪片的打下去包管撩破了網兒趕掉那魚兒他也只索提著空網兒走罷了

一片醋婆酸婦鹽醬話頭偏入俗情都成奇趣妙妙

春紅自與大奶奶商議公子却如飛跑到張老實家在門縫裏失驚條怪

的張看

忽見絕色神理

裏面那些鄰婦只顧張家長李家短夾七夾八的亂嘈張

媽只顧勸着喫酒喫菜石氏璇姑只顧出神呆坐由這公子窺覷竟沒一

人瞧見直到衆人將及起身公子方纔進去劈面撞着春紅迷迷的笑着

說道大爺沒去拜客麼在那裏來公子並不回言

方寸已亂聽而不聞

直奔鳳姨房

中去了這公子名叫連城頗有才貌性極慷慨

與一味淫惡者不同爲後文埋根此爲史筆

父

親連世現任兵部尙書母親和氏隨任在京因家中產業甚多留他在家

掌管他却不耐煩這些收租放債事情惟好煉丹採戰覓柳尋花虧得正

妻劉氏強幹有才把持家事正妻之外尙有三妾這鳳姨姓單名喚鳳迎

言其善奉迎也

父親單財是仁和縣中仵作因合錢二嫂有親鳳迎時常來往見

公子垂涎其女暗令通姦潛行捕捉詐了一主大財然後嫁至府中做了

第二房的姬妾家中俱呼爲二姨生得瘦小身材心靈性巧因大奶奶頗

有醋意拘管防閑不能任聽公子作爲他就翻轉樣兒不做醞醋却做餻

糖專一迎奉公子替他出些鬼計奸騙外邊女子公子愛之如同掌上之

珠爪中之肉憑著大奶奶這般風力一月之內定要在鳳姨房中睡着三

夜五夜鳳姨見有功效一發貼心貼意替他畫策設謀

所謂梯已人兒

這日公子

走進房中

續筆

一口就把璇姑之事說知

一口二字非但寫梯已之意尤見方寸已亂更耐不得緩不來也

鳳姨笑道這有何難是在你家牆門內的人怕他飛到那裏去

探囊可取反逼之法

只不要使大奶奶和春紅知道

一囑此兼二人

包你成事便了公子連忙抱在懷

裏急求定計說今晚就要謝媒鳳姨迷花眼笑勾着公子的頭兒說道天

下事有了銀子沒有做不來的你只消叫張老實到一秘密所在許他些

銀子叫他做牽頭或是與那女子明說或是暗中照應只要弄得上手便

是果然貞烈的人也只索順從了

以己之心度人之心

却不可使春紅知道

再囑此只春紅

一公子道果是妙計

無所謂計而已稱妙活畫出不知事後生

但張老實本分的人從不肯做

虛囂的故此人都叫他張老實就叫出了名他如何肯做牽頭呢鳳姨

笑道大爺怎這樣沒見識隨著他是個老實人見了銀子就不老實起來

了

慨世之言

你率性和他直說做得成給你許多銀子如今先給你許多若不

肯做就送你到官打你許多板子連夜趕出屋去叫你合妻子露天去睡

覺他漆黑的眼珠見了雪白的銀子又怕沒屋住又怕捱板子又想着後手的許多銀子他還肯老實不依你嗎只要春紅不知大奶奶就無從知

道

三囑此兼囑而實止專囑春紅

這女子就穩穩上鉤這就是你女兒一點子孝敬這幾

句話喜得公子心花都開了把嘴連連親著道我的心肝你怎便有這些

意智我若出兵時築壇拜將定要封你做個軍師哩

伏筆

說罷放起鳳姨慌

忙走出房來恰好撞着春紅瞋著眼道大爺你出去拜客是幾時回來的

前已云沒拜客此復云幾時回來寫春紅口齒活現

這會子晚了怕夜涼換去了單衫罷公子忙道

我這會正熱得慌方纔忘記拏扇子如今還要出去哩春紅笑道白日裏

就講鬼話現拏着湘妃骨兒扇子去的敢是忘記在那一個房裏也怎的

賊公子已走過花廳搖著頭道正是忘記在書房裏如今就去

句未畢因走還未得

全

春紅再要說時連身影俱不見了

可見話未說畢故有連字俱字

春紅暗忖大奶奶真

好神猜你看他那樣兒赤紫的幹那繭兒去也

回顧有情伏後無蹟

公子走出花廳

向夾衖裏抄過花園中來那花園

筆斷

與這邊住宅是一樣兩所大房這邊

房子靠西前後共有七進那邊房子靠東只得四進後面三進基場便做

一箇小小花園這邊前開大門對着大街後開水門通着城河那邊前後

俱是圍牆兩邊各不相通中間夾一長衖只第三進長衖中間開一角門

通過東邊去的這公子因好外道供養着些不三不四的道士在內講究

爐火之事只許男人進去服事了鬟僕婦除做鼎器以外

伏筆

脚尖兒也不

敢跨進一個去

說得極嚴肅却淫縱已極是辟邪正意

這日公子因鳳姨囑咐

續筆

怕走漏消

息故此走到東邊來

此借筆也即爲伏筆而兩宅屋宇門徑井然可懸

不去驚動道士自在前邊